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四十七回 三等獎謀士張羅 一餐飯黨人入網

如海一心一意，注重公司事業，把陳太太托他之事，早已置之度外，可憐陳太太還天天坐在家中，盼望他兄弟的消息。不意望眼欲穿，消息不至。光裕被捉之後，也音信不通，生死無聞。浩然幾次三番，想入製造局中探問，無奈那時正當戒嚴之際，局裡局外，彷彿陰陽交界，莫說打聽消息，連眼睛都不容你望一望。你若走到那邊偶一徘徊，便不免被一班如狼似虎的兵士，持槍驅逐，還有甚真消息可得。天天看報上含糊糊糊，登著某日槍斃謀亂黨人若干名，某日又斃若干名，軍機秘密，既無姓名，又無罪狀，究不知光裕是否在數。但以情勢而論，一定凶多吉少。真如李華甫古戰場文所謂，其存其歿，家莫聞知。李氏合家老小，終朝鬱鬱寡歡。光裕的新婦，更常日以淚洗面。然而陷他家至於這般悲慘苦境遇的那位衛運同先生，卻也未嘗得意。論理運同出首報告捉獲黨人，政府本有六百元賞銀，就和吳星乾均分，也有三百金可以到手。無如光裕被捉進局，自分必死，但他猶存著一線生機，因星乾在他家中撈獲手槍時，曾脫口說出「私藏軍火」四字，他一想自己犯的是附亂罪，例應槍斃，倘若換了「私藏軍火」，可就罪不至死。好在他家中並無別樣證據，故他觸發幸心，在軍法科審訊時，不認附亂，只說手槍是從前當商團時自衛之用，這回未及繳官，沉在井中，自知不合，別無他罪。革命軍亂時，他正奉母住在租界上，並未入司令部任職。咬定這句口供，雖備受嚴刑，歷諸痛苦，依然矢口不移。局中也只有吳偵探報告之詞，查不出他真正附亂證據，不能將他定罪，只可暫時將他禁錮禁倉，待查發落。案既沒定，賞銀也未能照發。星乾責成運同搜羅他附亂的證據，講到光裕在運同處，憑據雖有一件，運同卻不敢拿出，因這憑據是一封信，陳光裕署名處，蓋有討袁軍特別司令部的圖章，頭上寫著運同軍需長先生閣下，倘被星乾看見，豈不將他也捉進去，領六百元賞格，故他非但不能在星乾處呈出證據，反將這封信燒燬滅跡。星乾領不到賞銀，移恨於運同身上將他第一個月薪俸三十五兩銀子扣留不發，說你既無證據，除非再捉一個真確的黨人，方能領我薪俸。運同害人，原為貪財，不意空歡喜了一個多月，分文未得，心中好不懊喪，只得遵星乾之命，另覓黨人。他探知黨人失敗後，在法租界逋跡居多，因此他也天天在法界寶昌路一帶徘徊，想萬一僥倖，遇著一個熟識的黨人，只消設法哄他到了中國地界，便可下手逮捕，賞銀薪俸，俱可到手。果然有志者事竟成。那一天居然被他遇見一個真革命黨，這人便是尤儀芙。運同見了他，那裡還當他是人，只見三百塊洋錢，和三十五兩銀子，放在面前，不覺心花怒放，含笑對他拱手道：「尤先生久違了。」

儀芙穿著洋裝，不便拱手，慌忙脫帽答禮道：「衛先生從哪裡來？」運同見儀芙草帽已壞，細呢短褂，也有幾處線腳裂開，已沒從前在司令部時那般闊綽，照運同平日的習慣，見人窮了，萬不肯再和他搭話，但儀芙是他生財之道，怎敢怠慢，聽他動問，即便賠笑回言說：「由城裡出來。」儀芙驚道：「你原來還住在城內，難道不怕危險嗎？」運同不敢說出自己有了護身法寶，假說城內並非危險，外間傳聞搜查怎樣嚴密，都是謠言而已。我住在那邊，從未有過問。尤先生如若不信，可以同進城去一看。儀芙笑著搖頭道：「我可不敢，沒幾天前頭，我有一個朋友，一進城就給偵探捉住，聽說已在西炮台槍斃了，因此把我們的膽都嚇破了，決不敢再踏進中國地界。」

運同見他不肯進城，未敢強逼，恐他起了疑，反為不美。便道：「不知尤先生現在借住何處？」儀芙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說也慚愧，我從司令部來了時，本帶有幾百塊錢，後來因被幾個同志回籍，缺少盤費，借去許多，以致自己不夠應用。現和三個同志合借著離此不遠的一家樓面居住，不怕你見笑的話，經濟困難得了不得，開銷全靠幾個有錢的同志們資助。今兒又無力舉火，所以出來借貸，不期恰與衛先生相遇，但不知衛先生可能幫助我們一些？」運同聽了，暗說不好，我想在他身上出產賞銀，不料他倒先向我借起銀錢來了。但今兒得見他，也很不容易，決不能輕易放他脫手，適才聽他說還有三個革命黨和他同住，不如利用他，將那三個一齊捉來，也可多得些賞銀，豈不更美。心中想著，面上堆下笑容道：「這個我等理該盡一分子之義務。」說時即在身畔摸出兩塊錢道：「不過我今兒只帶得兩塊錢，請你先收了。」

儀芙接錢在手，感激萬分，極口稱謝。運同笑道：「彼此同志，何必如此客氣。你我多時未見，不知尤先生可有空暇，我們到那邊一家茶館裡喝盅茶談談天何如？」儀芙連說很好。當下二人同進一家小茶館中，泡茶坐下。運同向儀芙探聽曾壽伯、談國魂等行蹤，儀芙道：「國魂本是富家子弟，英租界置有產業。壽伯、美良等都借住在他家內，我在先也住在他家，後來因……」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才說出入不便，故搬到法界居住，此間周圍住的都是我們同志呢。」運同聽了，知道他於黨人行蹤，很為熟悉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在先他本欲將儀芙誘入內地，捉去領賞。及聞這句話，頓時宗旨一變。暗想我在司令部辦事未幾，故黨人中相識甚少，有幾個面貌雖然熟識，連姓名都叫他不出。有時在途遇見，只可失之交臂。現在我既當偵探，黨人便是我的糧食。若不得糧食，豈不要生生餓死。天幸得遇儀芙，何不借他做個藥線，以便逐一由他身上引火。不過這回倘由他介紹捉了他的同志，下回只恐他要疑忌著我，不敢和我親近，或竟暗中謀我，為他同志報仇，這還了得。捨此還有一法，只得與他聯絡一氣，收他作我爪牙，令他在黨中做一個奸細，裡應外合，制就圈套，一個個套他入網，卻是上上之策。他乃是革命黨中老資格人物，黨人決不致疑心他自殘同類。但有一層難處，只恐儀芙不肯答應，或者面子上答應了，暗中卻向他同志漏個消息，說衛某作了政府的偵探，彼此遠避他些，那時我這份現成糧食，非但不能到口，且性命也甚危險，如何是好？幸得他此時正窮極無聊之際，常言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我不如先把金錢挑他一挑。他若無動於衷，我也不必漏甚口風，自露馬腳，只須將他自己弄進去報銷了事。如他為利所動，我便可留他一條性命，借他做一個天羅地網，網得黨人，好讓我升官發財，豈不甚美。運同想罷，笑道：「壽伯等我也許久沒見他了，你可以幾時帶我去會會他麼？」

儀芙道：「那也無甚不可。他有時自己也常到這裡來呢。」運同道：「你們大約都不敢到內地去罷？」儀芙笑道：「我們雖然不敢去，但同志中去的人很多，被偵探捉去的，也難得有幾個。常方無鬼不死人，究竟偵探不是神仙，我們黨人額角上也沒刺著字，必有熟識的人報告了，偵探才吃捉呢。但熟識的人，若無冤仇，也決不致輕易報告，害人性命，像我這般沒仇家的，便往內地，也未必有人報告。不過我們自己謹慎些，無事犯不著輕履險地罷了。」運同道：「內地確以少去為妙。你道熟識的人，必須有冤仇才去報告嗎？老實告訴你，政府現懸著重賞約分三等，重要黨人拿獲一名黨洋一千元，其次六百元，又次三百元。常言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你想他們一出首，便有這許多賞到手，更有誰願恤人家性命，眼望著重賞不取呢！」

儀芙聽了，吐出舌頭，嘔了一口氣道：「阿喲，原來他們還懸著這般重賞，怪道這裡黨有班政府偵探往來伺察，今日才知他們想把我們性命賣錢呢！」說罷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重要的一千元，其次六百元，又次三百元。像我這樣，算是哪一號呢？」運同笑道：「你嗎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只可算中號，只能賣六百元而已。」儀芙笑道：「哈哈，不料我還值六百元身價。我自己腰包中，卻連六塊錢都沒有。如若政府肯給我六百塊錢，我倒很情願把自己賣給他。可惜賣了之後，自己就不能用錢的苦。我看你衛先生，很可做做這票生意。而且我還可特別減價，以廣招徠。你只消先填三百塊錢，讓我用適意了，再由你轉賣給北京政府，得六百元賞格，你也有對本對利的賺頭了，好不好。」說罷大笑。運同也笑道：「可惜我和你朋友交好，下不下這條辣手罷了。」

儀芙道：「那有何妨。朋友是朋友，洋錢是洋錢，有利可圖，販賣朋友，未嘗不是一樁交易。」運同疑惑儀芙是有心諷刺他的話，忙道：「我可不敢。」儀芙歎道：「可惜我也是案中人物，自己不能到內地去，不然我於革命黨中熟人很多，十個中倒有五個是認識的，一個個報告起來，可以立等著發財呢。」運同仍疑他言不由衷，未敢贊同，微笑道：「到底黨中都是同志，同志相殘，於理恐有不合罷！」儀芙搖頭道：「你還不知我們底細，黨人共有數十萬，豈能人人同志，同志二字，不過名目好聽而已。其實真正熱心國事的，十人中難得一二，其餘都是熱中權利，借黨會自壯聲勢，現在鬧得這樣一敗塗地，盡由此輩惹的禍。恨我沒一柄長刀，將這班急權奪利之輩，斬殺淨荊如今我不能殺，借政府殺之，未嘗不是一樁快事。講到拿政府幾個賞銀，也是分所應得。」

因政府銀子，都由搜刮民脂民膏而來，還之吾民，終比一班貪得無厭的官僚填入腰包好些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運同聽他侃侃而談，不像假意，心中暗喜，就想將自己的宗旨告訴他聽，再一想適才因恐他志於同黨，故擬運動他人入我牢籠，現在他既有心實黨，我落得退一步，讓他自己就我範圍，料他日後便不敢反汗，也不敢在外洩露口風了。主意既定，故意向儀芙搖手道：「說話放輕些。你我多年朋友交好，說說原沒要緊，倘給別的同志聽見了，你原是一句戲言，他們倒當你真話，回去告訴別人，於你豈不大有關係。」

儀芙也因自己說話衝口而出，沒顧及前後，被運同點醒，心中不勝惶急。四下看了一看，低聲道：「幸虧沒人在此。黨中同志，我熟識的居多。那邊坐的盡是閒人，料無妨礙。適才我講的話，果是戲言，實在政府更為可惡。與其出力幫政府，倒不如出力幫黨人了。」說明眼望著運同，等他回話。惶恐之狀，溢於辭色。運同知他有意搪塞，微微笑了一笑道：「戲言也罷，不過你說的卻是真話。黨中委實犯著這樁毛病，那一天我有個朋友，也曾和我談起這篇道理，說也可笑，他還當我是老革命黨，勸我投偵探，捉了黨人，均分賞銀。我因殘害同志，心有不忍，沒有答應。其實就使我答應了他，也沒甚用處。因我於黨中人並不甚熟，見面不相識，拿誰去領賞呢！」

儀芙聽說，低下頭呆呆不語。運同又道：「倘我有你那般資格，當時或者肯答應，亦未可知。」儀芙搖頭道：「衛先生，我說你為人太固執了。這件事理該答應的，答應了也有幾層好處。如你熱心黨務，何妨借此探刺偵探的機謀，報告黨中，預為準備。如你也抱著適才我說的那片意思，無妨僱一個熟悉黨中內容的人，作為眼線，得了黨銀，拆幾份給他，豈不兩便。」運同笑道：「倒被你埋怨得一些不錯。但要這樣一個眼線，也大大的不容易。」儀芙道：「那有何難。老實說，你若肯做偵探，我就願意助你一臂。因這樁事並非於我黨有甚不利，實在黨中暴烈分子太多，我們只消存一條除暴安良的宗旨，去其暴烈，留其優秀，將來正可使我黨根基永固，立於不敗之地，何嘗不是樁功德。所惜機會已過，只恐偵探已有人承充，輪你我不著罷了。」

運同道：「這倒不妨。偵探原無定額，就是自己不做偵探，若將黨人蹤跡報告了政府偵探，助他們設法捉獲之後，賞銀仍得均分。我那朋友，他自己本是偵探，我們也不須另找別路。不過他們辦事很為謹慎，必須先捉幾個進見，他才能相信我們真心助他，不然他還疑心我們做奸細，先把我們抓了進去，那時賞銀不得到手，反被別人得了賞去，如何使得。」

儀芙道：「這也是他們慎重之意。若說先抓幾個黨人，也並不很難。我那同住的三人，極其可恨，他們在先和我合借房屋的時候，說明四個人均派房飯費。第一個月，果然如約。到第二三月，他們都不名一錢，房東因我是原經手，找我一個人說話，我只可四路借債，替他們還錢，問他們要時，他們都說沒有。趕他們動身，他們反說彼此同志，理應幫助，我委實無法擺佈，若將他們送往製造局去槍斃了，倒也乾淨，落幾兩賞銀，只可算政府代他還債而已。」

運同拍手笑道：「好有趣的警方。不過要捉他們，也是一樁很周折的事。因這裡乃是法界，必須先動公事，給領事簽了字，然後可以下手。這樣一耽擱工夫很大，若被他們得了消息，預先逃走，那時豈非勞而無功嗎！」儀芙搖頭道：「你說的話笨極了。作這種事怎能刻舟求劍，只須設法哄他們出了租界，抓進去就是，還要動甚公事。」

運同未嘗不知誘捕一法，但他始終不肯將陷害黨人方法，由自己口中吐露，因恐儀芙日後反噬，故有意將說話誘他人彀。今見儀芙講的話，愈說愈門筭，心中好生歡喜。又問儀芙用何方法，可以哄他們離開租界。儀芙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他們現在都窮極無聊，天天盼望著黨首由外國匯銀子前來，重設機關，再圖大舉。你可冒充黨首的代表，寫封信給我，說奉派來申，籌備一切，惟與同志諸君多未謀面，甚為悵憾。請於某日代邀同志數位，至某處西餐，藉圖良晤，共策進行云云。具名不妨假造一個，約的地方，必須英法二租界，華界他們決不肯去。到那時你須要裝得像，還得備一部轎式汽車，玻璃窗內，須有卷簾，先到大菜館中等候。我故意同他們遲一些兒來，你見了我，抱怨我來得太遲，說肚子餓慌了，先弄些酒菜來果腹再講。他們都已多時沒吃大菜，聽有吃喝，一定十分高興，決沒工夫再同你講閒話。不然盤駁起來，恐你露出馬腳，反為不美。他三人都很貪杯，但酒量極窄，你只消每人灌他兩杯白蘭地，就夠他們受用了。吃罷大菜，你說這裡耳目眾多，不便講話，現在新設的事務所，地址很為幽靜，不如到那邊去談談。我問你事務所在那裡？你說到後自知，此間有耳屬坦，恐有未便。那麼大家就坐上汽車，你又說路上恐有熟人看見，教我把卷簾拉下，他們酒醉糊塗，決不疑心。你預先可約定偵探在華界埋伏，並叮囑汽車夫，等我們一上車，就開往華界，到偵探埋伏的所在，假充機器損壞，停車修理。我等下車觀看，偵探上前盤問，當面不妨將我五人一併捉住，分別禁押，背後再將你我釋放。在他三人面前，只說你我二人供認亂黨，都已槍斃，這樣一來，教他三人雖死也不明白是你我將他賣掉的。」

運同大喜稱妙，說事不宜遲，我今夜就照你的話預備。晚間發信，大約明天飯前可以到你那裡，準定明夜在四馬路大菜館再見罷。儀芙應聲知道。運同辭了儀芙，回至偵探部向星乾說知。星乾亦甚歡喜，當即教人整備汽車，明晚應用。運同又在偵探部寫了一封信，照儀芙的說話，原套原寫上發出。回家得意無比，嚴氏見了他說：「你拿一面鏡子照照，面上這許多灰塵，還不揮揮乾淨。」

運同因一時沒處找鏡子，便在玻璃窗上一照，果然不錯，因他日中站在馬路上徘徊，被太陽曬出汗來，又被汽車馬車來往，路上塵埃飛揚，有些在他面孔上打了公館，故他一張金橘色面皮上，已變成松花彩蛋般顏色。運同忙扯一條手巾擦臉，不意這條手巾是乾的，乾對乾，擦不乾淨。運同懶於打水，便吐一口吐沫，潤濕了手巾，將臉乾揩抹一過。再對玻璃窗看看，面上雖已潔淨，惜乎身穿的是件竹布長衫，明夜坐汽車，未免不合身份。儀芙曾教他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但他衣服都已入了長生庫內，雖乾淨，無奈衣服不由他做主，明夜見不得人，如何是好？若要贖他出來，一套紡綢長衫紗馬褂，共當六塊錢，還有明天請他們吃一頓大菜，也須花十塊錢左右，這都是本錢，不能不用。自己身畔本有用剩的兩塊錢，已被儀芙借去，現在已不名一錢。意欲向稽查處支領薪水，又恐星乾因他還未捉到黨人，不肯答應，未免坍塌，遲早只有一日，何必太性急了，自討沒趣。除此惟有汪晰子處，還可通融借貸。當夜他吃過晚飯，便去找晰子借錢。晰子因革命一役，損失過多，意欲在家常一切開銷上省他出來。他家平常日用四百文，如今減為二百文。原買火油六十文，如今減為三十文。還有別的開銷，統共每天節省四百文，每月約可省出十元。一年一百廿元。千金損失，十年就可補償。晰翁預算如此，家中一班人都受苦不堪，天天吃些素菜，夜間因燈油問題，又不能不早些安睡。運同去時，晰子將次上床，聽有人叩門，心中頗為不悅，咕噥道：「火油快完了，還有誰到此來？明兒又不是沒日子過的，偏偏半夜裡趕來則甚？」一邊懶洋洋出來開了門，見是運同，驚道：「老衛何來？」

運同笑說沒事，走到裡面。晰子又問他夤夜到此，可有甚事？運同仍說沒事。晰子暗暗著急：想你這樣沒事沒事的纏下去，火油將次點完，若要添油未免溢我預算之外。正要催他快說，運同已先開口道：「晰翁這幾天為甚不出去走走，我已有多天沒見你了。」晰子道：「沒事自然不出去。你今兒到這裡來，豈為了多時沒見我來望我，或者有別的事故呢？」運同笑道：「固然為望你而來，不過還帶著一樁小小私事。晰翁現在可有二十塊錢？我因明天有樁急用，想問你調一調頭，大約三四天工夫，就可還你了。」晰子不等說完，已把腦袋連搖不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現在一個錢沒有。只因搬一搬場，再加房屋被災，免不得要從新蓋造，你也曉得我損失不貲，目今那裡還有錢借得出呢。」他話雖這般說，心中也知運同不能相信，不過運同從前曾借過他數十塊錢，尚未歸還，前賬未清，又開尊口，他想我刮盡刮絕，刮了一個多月，省下十幾塊錢，被你二十元一借，我這許多時辛苦，豈非白吃了嗎。故一開口就將他回絕，不意運同還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笑說：「晰翁府上，決不致少這二十塊錢，我實因有樁急用，隔三四天便有款子到手，那時準定連前賬一併還你便了。」

晰子一想，你休得用工夫了，你借了錢，那裡肯還，我也不望你還那前賬，後賬我也決不借給你，故仍搖搖頭道：「說也不信，我實在沒錢。別人都當我錢多得什麼似的，其實銅錢雖有幾個，卻是我女婿傳給我女兒的，我為父的豈能動他分毫，有時不過代她管管賬，幫她跑跑腿而已，請你向別人調頭罷。如你一定要認著我借錢，我只可脫衣服給你當了。」運同被他這般一說，不覺面紅過耳，暗道：「阿喲，你不肯借錢也罷，何必說出這種話來，令人難堪。」當即拂袖而出，一路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。運同回

到家中，愈想愈覺嘶子為人可惡。用得著我時，極力將人抬舉，用不著我時，連問他借二十塊錢都不肯答應，從前若非我替他想出稿軍的法子來，料他此時還不知躲在何處，怎有這般舒服，在坡內安居樂業，還想造新房子居住，好在我現已作了偵探，無論如何，他終有附亂關係，只須得當兒挑他一個眼，極少敲他二千元竹槓，教他知道不肯借二十塊錢的報應。過了一夜，運同的二十元本錢，仍無可設法，只得到偵探部向星乾商量。星乾笑道：「這個你何不早說。」隨即開了抽屜，點了三十五塊錢鈔票，交給運同道：「這是你上月薪水三十五兩銀子，此間照衣莊新例，每兩一元，你索性都拿了去，免得付賬周折。這裡還有張五十兩銀子的收條，你簽個字罷。」

運同心想三十五塊錢和三十五兩銀子，倒要吃虧十餘元。若出五十兩銀子的收條，相差恰正一半，心中頗不願意。然而由他簷下過，怎敢不低頭，只得收銀簽字出來。先去贖當，又往剃頭店中將三五個月沒剪的頭髮修短，再去沐浴更衣，收拾齊整。傍晚時分，重將稽查處，詢知星乾業已預備定當，埋伏地址，便在西門附近，汽車夫也是偵探所扮，不須指揮，自能相機行事。運同大喜，坐汽車到四馬路約定的大菜館中等候儀芙等人，心中盤算，少停見了他們，作何對答。自己於黨中內容，並不仔細，今兒冒棄黨首的代表，倒要小心發言，若被他們看出破綻，非但無功，而且所墊這許多本錢，也無從出產。果然儀芙昨兒定的計較很高，遇著他們，不必和他們多說話，只須把吃的喝的，堵塞了他們的嘴，料無妨礙。他寫信給儀芙，本定七點鐘，等到八點鐘，還不見他們前來，心知儀芙依計行事，有意遲延。不意等到九點鐘，還沒有來。運同不覺著起慌來，暗說不好，莫非儀芙有意給當我上嗎？這個木槓，可抗得不小，一則枉費心思白丟本錢，二則星乾面前說得千真萬確，若無交代，他還當我故意造謠，哄取薪俸。他們做偵探長的，都操著人民生殺之權，倘以我為有心欺蒙，觸他之怒，隨意派我一個罪名，這一條性命，豈不從此斷送。想到這裡，惶急異常。忽聞一陣皮鞋聲響，漸行漸近。西崽在門口高叫一聲客人來了，運同精神門的一振，站起身時，已見儀芙帶著三個西裝少年，跨進門來。儀芙抱拳帶笑，說了句賈君恕我來遲，這賈君便是運同的假姓。運同連說無妨。儀芙又替同來三人介紹，手指著他們道：「這位便是賈仁儀先生，這三位乃是包史、宋銘、鍾百華君，都是我黨同志，願你們大家多親近些。」

運同忙和包、宋、鍾三人拉手問好，看他三人，雖身穿洋裝，但都已陳舊破裂，面目也頗憔悴。今天聞有吃喝，故在憔悴上頭，另單一重喜氣。扯手既畢，運同請他們在客席上坐下，回頭對儀芙道：「尤君有何貴忙，我信中本約你七點鐘相敘，怎的到此時九點半鐘才來？我餓的慌了，先吃又恐慢客，現在你還有別的朋友約著嗎？如其沒有，我們就可點菜咧。」儀芙道：「我因事機秘密，未敢多邀朋友，這三位都是我同黨的同志，故我敢請他們前來。適才因往別處會一個朋友，所以來得遲了。」說時微微對包、宋、鍾等三人一笑。三人中宋銘最是口快，搶著道：「尤君莫打誑話，我們見了信，本想六點鐘就來的，原是尤君，說中國人的習慣，都愛遲一兩個鐘頭，說七點鐘，一定要九點鐘才到。寧使王等客，莫教客等主，別早去了吃人笑話，故而有意挨到九點鐘出門，又沒錢坐車，步行前來，所以格外遲了，何嘗往別處會什麼朋友。莫說你賈君腹饑，便是我等四人，誰也不是肚子裡鬧饑荒呢。」

儀芙大笑。運同也笑道：「如此請各位馬上點菜罷。」一面按鈴教西崽開一瓶白蘭地，替各人斟一滿杯，看他們點罷菜，運同舉杯在手說：「我等五人，往年天各一方，奔走革命，今朝相逢席上，可謂幸遇，請各位飲此一杯，以賀盛會。」說時移杯近口，包、宋、鍾三人見主人勸酒，也都舉杯一飲而荊不意運同只略一沾唇，已把酒杯放下，又滿滿替他三人斟酒道：「各位都是洪量，請多飲一杯，萬勿拘泥俗禮。」

眾人見主人意盛，又都喝酒，不過卻不似第一次涓滴無餘，只呷得淺淺一口。移時送上菜來，眾人一邊吃菜，一邊飲酒。不知不覺間，包、宋、鍾三人的酒杯又都乾了。然而運同、儀芙二人，卻仍是滿滿的兩杯，一些兒不曾入口。運同問儀芙為何不喝？儀芙回言近來略有傷風咳嗽，所以不敢多飲。運同笑著再替三人斟酒，乘間探問他們革命時代的功績。包、宋、鍾三人有了酒意，頓時慷慨激昂，自表行狀。運同在說話裡，聽出他們並非黨中重要人物，二次革命時，不過供司令驅使，任奔走之役，也沒作過別樣事業。論資格還不及三號黨人，然而已可充得過去。運同也不和他們多講閒話，只請他們吃一個酒足菜飽。吃罷之後，運同始對儀芙說：「今兒我本有一樁特別要事，和你們商量，原想你們早來一刻，趁大菜館沒上市的時候，好開談判。不意你們來得太遲，現在此地耳目已多，萬不能再講別話，防有政府偵探，在此竊聽，洩漏秘密，關係很大。我想只有到我自己的事務所去談談，還很謹慎，別處我都覺得不甚放心，諸君以為何如？」

包史接口道：「賈君之言，甚是有理。無論什麼事，都以謹慎為妙。你現在要講的話，莫非就是尤君在先告訴我們的三次革命問題嗎？」儀芙不等他說完，忙將指頭擱在嘴唇上，低聲喝道：「住口，你不怕門外有耳朵嗎？」包史嚇得不敢做聲。宋銘又問賈君的事務所，設在什麼地方，運同道：「此間非講話之所，到了那邊，自然明白，橫豎遲早只數分鐘工夫，此時性急多言，若為敵人得知，反為不美。」眾人都說有理，但不知去時還是坐東洋車呢？還是步行？他們的意思，坐車都沒車錢，須要東道主人惠鈔才好。運同答道：「我有汽車在門口停著。」包、宋、鍾等聽有汽車坐，都樂不可支，看運同付了菜賬，歡歡喜喜隨他下樓。果見一部轎式汽車，停在菜館門口。運同開了門，請包、宋、鍾三人上去，自己和儀芙也先後登車，五個人聚在一個車廂裡。包、宋、鍾三人坐的正面，運同和儀芙側坐，都把手緊握車門，彷彿怕傾跌似的。汽車夫也不問他們何往，徐徐撥轉機關，車已行動，運同對儀芙道：「尤君，請你把那一面的卷篷拖下來罷，馬路上認識我的人很多，只恐見了不便。」

儀芙依言，把兩條卷篷扯下，運同也把靠自己一邊的兩條卷篷扯下了，馬路上的燈光，便與車中隔絕，車廂內伸手不見五指。五個人坐在裡面，也各無一語，惟聞汽車的機聲軋軋，不知開向那一方而去。諸人中惟有宋銘素性躁急，在汽車中坐了一陣，不明白目的所在，心中頗為納悶，偷向卷篷縫中望外一瞧，忽然失聲道：「唉喲不好，適才過的不是西新橋嗎？再前進便是中國地界了，快些停車，快些停車，你們難道不要命了嗎？」運同喝道：「宋君快莫高聲，我那事務所便在華界。因近時偵探都用全力注意在租界上，自己地界，反覺鬆怠，所以我把事務所設在那邊，倒比租界上安穩，你萬萬高聲不得，一嚷就要壞事的。」

二人說話方完，汽車已衝過萬源橋，完全到了中國地界。包、宋、鍾三人聽了運同一片說話，卻還半信半疑，心中震駭萬狀。他們也知近來偵探，常用種種方法誘捕黨人，但終以為賈仁義雖是初交，尤儀芙卻是他們多年同志，決不致做就圈兒套在他們頭上的，所以都耐心等待汽車前進，看他究往什麼所在。不意車到西門，忽然停住，運同開了門，問車夫為何不走，車夫回言機器壞了，須要修一修，方能再開。運同催他快修，自己便跳下車去看他們修理。儀芙也下車觀看。包、宋、鍾三人，因在華界，不敢露面，都安坐在車內。忽聞有人問運同，汽車從那裡開來？運同回言：「從租界上來。」